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五十七

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

鄭鍔曰職方氏掌版圖以制其貢諸侯供貢以服事天子故以服言之欲其服職事上而已○鄭康成曰詩云侯服于周○黃氏曰司

馬曰九畿畿界域也或曰畿封皆界域也司馬施政職而以界域為名見王政之行無遠近一也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九州各以其山川畫界而九畿自王畿出四面畫之地形不能整方九服闊狹相補而足侯國居其中有司所當辨也故晉為甸侯鄭為男伯○愚案餘說見大司馬

五百里
周禮訂義卷五十七
通志堂

陳君舉曰衛服之外聖人雖制之服而不必其來故武成敘諸侯之助祭洛誥稱諸侯之和會康王之誥陳諸侯之聽命止言五服而已

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以周知天下

鄭康成曰以此率徧知四海九州邦國多少之數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以方三百里之積以九約之得十一有奇云七伯者字之誤○林氏曰非實此國也特計其地之廣狹所能容也○黃氏曰凡邦國千

里據一州之地而言也一州之地方千里故為九州而建九牧一州千里封公以五百里則四公猶曰封公足五百里則可容其四也方四百里則六侯猶曰封侯足四百里則可容其六也方三百里則十一伯猶曰封伯足三百里

則可容十一也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猶曰封子足二百里則可容二十五子也方百里則百男猶曰封男足百里則可容百男也出入千里之數而進退之以見九州之地一州必千里也諸侯雖有加地未必盡登此數是故皆懸法也康成曰每事言則者設法也設法者以待有功而大其封其說是也但謂周九州界方七千里周公改殷制雖小國地皆方百里一州必四公六侯十一伯二十五子百男合附庸爲二百一十國則強牽合矣王制二百一十國蓋言分土爲三而一州之地合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國可容二百一十而猶有餘也職方言四公六侯十一伯二十五子百男蓋言元侯大封而一州之地盡登五百里則容四四百里則容六三百里則容十一二百里則容二十五百里則容百而適足也是皆懸設之言也封國三等元

六百正

周禮訂義卷五十七

二

通志堂
陳章

侯亦三等故五百里四百里爲大國不五百里四百里則不能爲三軍次國必三百里不三百里則不能爲二軍小國必二百里不二百里則不能爲一軍男雖加地至百里猶不能爲一軍此其實事而其制參見於司馬職方者也周之公國把宋而已九州之地封國不盡則爲間田古說周國八百而春秋經傳古國存滅其可見者不過百餘未入春秋法制猶在諸侯未敢大放恣至春秋時猶以滅國爲重則古國之不可見者必非盡并滅之不知其何故也○愚案餘說見大司徒

薛氏曰千里之方爲方百里者百五百里之國爲百里者二十五四个方百里者二十五用千里之方一是方五百里者不過四公也又云方四百里則六侯則是四百里之國爲方百里者一十六六个方百里者十六則爲九十六是用百里之方九十六於千里之方猶餘百里之方四又

云方三百里則十一伯則是三百里之國爲方百里者九以十一个方百里之國爲百里者九十九於千里之方猶餘百里之方一又云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以二百里之國爲方百里者四則二十五個方二百里用千里之方一百男則百里而已此封國之定制也其餘爲附庸山川者固見於大司徒建邦國之制鄭氏謂九州之界方七千里七四十九爲方千里四十九其一爲畿內餘四十八八州各有方千里者六以爲封公侯伯子男之地失之矣鄭氏之見以開方言之殊不知井田之地畫爲井形四圍左右皆有定制故可以開方言之若夫先王定九州之制分疆析壤各以千里爲州非如井田之法周圍貫通可以開方計之若曰成周之制爲方千里者四十九何成王周公斥地之廣耶王制曰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豈復開而爲千里之六耶或曰王制商制也夫何商周之大異也孟子曰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如此則知鄭氏之失

凡邦國小大相維

鄭康成曰大國比小國小國事大國各有屬相維聯也

王設其牧

項氏曰諸侯皆世襲惟牧爲王所設○鄭鏗曰五國爲屬屬有長二十五國爲連連有率三十國爲州州有正雖足以相制而未足以兼制之大國無小國之助則無以爲強小國無大國之依則不能以自固王於是而爲之設八命之牧以爲二百一十國之長統臨而牧理之然後小大之國各有所畏○易氏曰其要專在建牧一事周制九牧寔舜之咨十有二牧之遺制皆所以統天下之邦國使之攸

禮正刑以尊天子

○愚案陳君舉說見大宰九兩下

制其職各以其所能

黃氏曰牧下有正卒達乎諸侯故曰制○鄭鍔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論所能而制以職如牧監參伍之職方伯連率之職必觀其才力之所能任

制其貢各以其所有

賈氏曰即大宰九貢小行人春入貢及禹貢貢篚是也

○林

椅曰行人制貢蓋度道里歲月遠近為之率制職方各以其所有乃通法也然九州九牧王居其一九職九賦自大司徒之所頒掌文之所諭推之是以州為法達乎八者○黃氏曰諸公食者半侯伯三之一子男四之地有進退則貢有增減故曰制其九納有常貢苟非增減則無庸制也春秋傳曰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此其節也制職制貢

牧皆參焉

鄭鍔曰地各有所生有所不生論其所有而制貢如荆有齒革不責以揚之竹箭雍有玉石不責以冀之松柏因其所有則其求易供○林椅曰職方言設牧而繼之以制職制

六官

周禮訂義卷五十七

四

通志堂陳章

貢則當時職貢亦總州牧

王將巡守則戒于四方曰各脩平乃守攷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

王昭禹曰王巡守則諸侯各朝于方岳故戒于四方

○鄭康成曰乃

也守則諸侯所守之地職事則諸侯所治之職事天子適

諸侯曰巡守巡守者巡所守也故戒以脩平乃守脩則使

之治其壞也平則使各當其分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

述職也者述所職也故戒以攷乃職事職則慮其有曠職

事則慮其有廢事○鄭鍔曰因巡守之年儆戒之使脩正

其疆界攷察其職業以俟王之時巡告戒之有素及其不

率然後待之以誅夷竄殛之罪可以無愧矣

○李亨憲會曰必先儆戒而後巡守者

不欲乘其不備幾于不戒而殺也必先警戒則刑可施

及王之所行先道帥其屬而巡戒令

鄭康成曰先道先由王所從道居前行其前日所戒之令
○鄭鏐曰及王之所行先用所嚮之方國
巡其前所布之戒令預致其幸與不幸也

王殷國亦如之

賈氏曰王殷國所在無常或在畿內國城外即爲之或向
畿外諸侯之國行之故有戒令之事○黃氏曰宗伯殷見
曰同大行人殷同以施天下之政則巡守本爲殷國也屬
象胥諭言語協辭命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達瑞節同度
量成牢禮同數器脩法則皆所以正不正也故謂之殷國
職方巡狩謂不因殷國而有會同之事如成王作洛宣
王車攻皆不至方岳故獨以天子適諸侯爲各其曰殷國
正謂時巡朝諸侯于方岳考制度大明黜陟也言巡狩則
不殷國言殷國則巡狩可知故掌客兼言之六年五服一
朝十二年王乃時巡皆定禮王有故不出非常也今年有

五百五

周禮訂義卷五十七

五

通志堂
詩太

故不出明年亦當出先王未嘗豫設非常不出的禮使人

主怠惰也

漢武帝歲出祀甘泉汾陰固爲煩擾成帝
曠歲不出實怠怠耳合禮不合禮且未論

鄭又言王不巡

守其戒四方與巡守同夫王出則戒以平守攷職將以待
黜陟也王行將至則又巡戒焉不出何戒之有

土方氏上士五人下士十人府二人史五人胥五人徒五十
人

項氏曰土方者主土度四方之地○賈氏曰主四方邦國

之事與職方連類在此

以下至形
方並同

掌土圭之灋以致日景以土地相息亮宅而建邦國都鄙

黃氏曰地形廣遠不可度量故有土圭之法今九章猶有
鈎股存焉○鄭鏐曰冬夏至潁川陽城晝漏半立八尺之
表夏至於表北得尺五寸之景冬至於表北得丈三尺之
景皆爲地中此建國所用也若建諸侯國則不用此何則

景一寸差千里一分則百里封侯國之大者不過五百里何取於土圭之寸耶亦取其分而已若建小國又取其分以爲小分也一分百里男國也亦大都也二分二百里子國也若小都五十里則爲小分五分大夫二十五里則爲小分二分半所謂建邦國都鄙也○鄭康成曰土地猶度地知東西南北之深而相其可居者宅居也○李于嘉會曰知其風土以相國君居民之所宅蓋宅里所居必陰陽納藏風氣合聚如禹貢所云四隴既宅是也

鄭鏐曰土方氏所掌與大司徒以土圭正日景馮相氏之致日致月不同大司徒建王國而用土圭以測土深求天地之中馮相氏欲知四時之氣土方氏專建諸侯之國不用土圭以度其地之遠近廣狹而已

以辨土宜土化之灋而授任地者

黃氏曰所謂景短多寒景長多暑景朝多陰景夕多風土

五百五

周禮訂義卷五十七

六

通志堂

宜土化由是而有其法焉○鄭康成曰土宜謂九穀植種所宜也土化地之輕重糞種所宜用也任地者載師之屬

○劉氏曰謂授其地以任之耕種者

鄭鏐曰大司徒有土宜之法草人有土化之法用是法以授夫任地之人則非特治王畿千里之地有法而治諸侯之地亦有法何患職貢之不供哉

王昭禹曰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土方氏則輔成司徒建國之事而已大司徒掌土宜之法而土方氏亦辨土宜土化之法則輔相司徒草人任土糞種之事而已司徒草人所掌止於王畿而土方氏所掌則及於四方

王巡守則樹王舍

易氏曰樹植也立也王巡守則有四方之舍土方氏旣爲

之土地相宅而知利害之所在然後掌舍爲之設樅桓再
重爲車宮棘門爲壇遺宮棘門而土方氏植立之焉○鄭康成曰爲

之藩○黃氏曰草舍嚮背左右猶有其法○鄭鏗曰暫所舍止亦當稱其宜而爲之

懷方氏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康成曰懷來也主來四方之民及其物○劉氏曰遠人不服則修
藝蕭肅之化者聖王之事也遠人既來則懷方氏掌其送逆道路之給而開之以中國
道德仁義之化悅之以聖人中和禮樂之方陳之以位天地和陰陽之本感之以致神
祇遂生殖之義使之心悅誠服
陳及之曰遠人之來亦不旦旦有之今也懷方氏中士八

人府史胥徒凡五十二人是冗長也必也待其來以他官

從事焉耳凡周家之制官府之設有非欲常常用者皆臨

時俾官府兼之○李嘉會曰既懷來諸侯而此合之且兼

之以道訓宜也必各立一官何故懷其所未來合其所未

一然後因方而訓道之三官宜不同也而後形方氏可修

其職也○黃氏曰賓客屬秋官民屬夏官其事異也

七百十

周禮訂義卷五十一

七

通志堂
精太

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逆之達之以節

陳及之曰鄭氏謂遠方之民四夷之民也諭德延譽以來

之若然則是漢武使張騫輩說諭西域之比當時設官之

意謂遠方之民苟其歸附者懷方氏爲之如大小行人之待

諸侯也成王時越裳氏重九譯而至非設官爲之主則言

語不知其故飲食不知其好遠人失其所矣豈所以來遠

方之民乎○王昭禹曰遠方之有貢猶六服之貢世一見

各以其所貴寶爲贄也○鄭鏗曰謂其方所當以爲貢者遠方有所獻之物猶

六服諸侯之獻國珍也○黃氏曰遠物貿易者也飲食異嗜漢西域買

官待之自古邊事多因互市○鄭鏗曰貢以致其臣子之禮獻以達其

遠物非所當貢蓋其賈實異常之物

享上之誠四夷既不可責之以方貢使爲歲事之常又不

可責其所出珍異之物以爲已玩好之具要在有以致之

使之自至而已其來則逆之其去則送之厚之以禮也其貨物則以璽節達之使道路無壅阻示之以信也○鄭康成曰達民以旌節達貢物以璽節

治其委積館舍飲食

王昭禹曰治其委積所以備其用也治其館舍所以安其居也治其飲食所以順其嗜好也○鄭康成曰饋食其往來○鄭鏐曰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積比遺人所掌懷方氏為之治其事蓋結之以恩也

王氏曰逆送之以為之禮達之節使無留難治其委積館舍飲食使有所資賴此所以懷之也

合方氏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鏐曰王者之心未嘗不欲四海無異俗九州皆共貫然道路或陷絕財利或不通器用或不齊人各私其所好而異其所惡故命官曰合方氏以合其不合者焉質人云

五百五十六

周禮訂義卷五十七

八

通志堂精本

同其度量壹其淳制則所同者一市之中行人云同度量同數器則同於十一歲也合方氏舉天下而皆同之王者大一統於天下實本諸此

掌達天下之道路

鄭康成曰津梁相湊不得陷絕○王昭禹曰千夫有繪繪上有道萬達之則往來有不窮之通夫有川川上有路道路所以通往來

通其財利

王昭禹曰財利出於土地所生而有無多寡常不能以相資通之則有無懋遷而多寡相濟矣

同其數器

鄭康成曰權衡不得有輕重○王昭禹曰千百千萬之所計謂之數古以九以七以五為節者舉天下皆同而不敢過器同則曰權曰量曰錙曰豆者舉天下皆同云不敢變

壹其度量

鄭鏐曰分寸尺丈仞之度皆使之。一則無長短之差。龠合升斗斛之量皆使之。一則無多少之異。

除其怨惡

王昭禹曰。生於心而有所憚者。怨也。人之所醜而有餘者。惡也。有以除之。則惡將有所改。而遷善。怨不妄作。而當理。

矣。○鄭鏐曰。怨惡除。使無積怨。以生亂。

同其好呼報善

王昭禹曰。情之所樂。謂之好。性之所欲。謂之善。苟役物以爲好。則好失之。僻離道以爲善。則善失之。奇故必有以同之。先王不貴異物。不寶遠物。是以教而同其好也。作奇技者。誅被異服者。禁此以法。而同其好也。聯之以朋友。此以教同其善也。不狎不悌。不信不治。則糾之以八刑。此以法而同其善也。同之如是。道德奚患其不一。風俗奚患其不同。

五音十六

周禮訂義卷五十一

九

通志堂
蔣大

總論

易氏曰。道路達財利。通此合方之事也。未及夫政焉。同數器而九儀之命。皆有定守。一度量而五則之制。亦有定用。此合方之政也。未及夫教焉。至於除其怨惡。同其好善。則講信修睦。無有異志。合方之爲教也大矣。

陳及之曰。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則封內諸侯。津梁相通。聘好往來。有無相補。患難相救。無有壅蔽之患矣。然先王恐其私相連衡。以叛上。及姦人往來。而莫之禁。於是爲之溝池樹渠之固。以防之。爲之節制。以謹之。所謂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門關用符節。道路用旌節。凡通達於天下。必有節。無節者。有幾。則不達。所以禁絕姦人之往來也。每歲相問。每世相朝。告終。易代。有送葬之禮。有慶賀。

之禮凶荒災患有弔恤之禮有致禴之禮此諸侯之邦交也非是而私相連結附下罔上恃強并小則大司馬有九伐之法方伯連帥奉辭伐罪所以絕其萌芽杜其吞併也春秋以來姦人不得志於中國則如意而往無所疑忌雖弑君之賊往往藏隱以爲已用則關梁呵問之法不行矣喜則朝聘無虛月怒則爭戰歷歲年而不已則方伯連帥之職不修大司馬九伐之法不行矣若是而曰達天下之道路是啓姦詐而長背叛耳

訓方氏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康成曰訓道也主教導四方之民

○鄭鑄曰設教聖者聖人神道教化密運使民俗自移無待于訓

太氏之官設官曰訓方氏者取其事之可以言傳者則訓四方

○易氏曰合方氏之同好善因人心

之善還以道之而已至此一職專以訓方爲事亦非於人心好善之外別有所謂訓也道四方之政事則政事固有

五百廿

同禮訂義卷五十七

十

通志堂
辨太

良而平者矣與其上下之志則志固有醇而正者矣誦四方之傳道今之事亦有格言大訓可以爲法者矣此皆人心自有之善訓方從而訓道之也

王氏詳說曰地官有土訓誦訓此又有訓方氏蓋土訓所掌在於道地圖詔地事誦訓所掌在於道方志詔觀事四方志與上下之志又異矣

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

鄭康成曰道猶言也爲王說之四方諸侯也上下君臣也○鄭鑄曰政事謂諸侯之所施設也志謂諸侯君民上下之趨向也

誦四方之傳道

王昭禹曰誦與孟子爲王誦之同意訓方氏所誦皆以告之也

鄭鍔曰傳道謂四方之人口之所傳說稱道者。鄭康成曰傳道世所傳說往古之事為王誦。若人論聖德堯舜之道矣。王昭禹曰傳則或出于眾人之所傳誦則或出于一人之所謂誦四方之傳道則將以來之至于推而行之然後可以為道矣。正歲則布而訓四方而觀新物。

鄭鍔曰道其政事與其上下之志則達其說於王使王知於建寅之月布之以誦四方使知其善者可行惡者可改也。布於正歲則順時之始與之更新矣。又觀四方之新物則因夫一歲之始察民之所好時新者如何道之訓之以俟他時之布。項氏曰物即事也。取上所謂道之三物也。新歲觀之又將以為來歲之訓。王昭禹曰新物謂新所用之物。觀新物將以觀民之好惡者。正歲者民物之所尚以一歲之始而觀民情之所尚將以訓其志淫好弊也。陳鱣之曰新物知舊染于俗成風惟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作新民亦以新子之國先變氣質如蠟於首裸蕭愚案此又是一說。○黃氏曰布而訓四方使述其舊美也。觀新物察風俗之變也。

形方氏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七百六 周禮訂義卷五十一 十一 通鑑

易氏曰形猶人之形有相屬之義。鄭康成曰形方氏主制四方邦國之形體。

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無有華華鞋離之地使小國事大國大國比小國

鄭鍔曰地域掌於大司徒版圖掌於職方特其名數也。形方氏則制之如制衣之制因形裁割使各得其宜也。公侯伯子男五等封疆各有所正制其地域而正之使析者不至於相絕屬者不至於相離。故曰無有華離。賈氏曰地有似邪離絕遞相侵入不正故正之。孤者兩頭寬中狹邪者一頭寬一頭狹。析而不絕者為華。王安石云華與天子副瓜者華之之華同義。地雖分析亦當連亘不絕為一國之界。故不可華絕而不屬者為離。一國之地當自為封疆。若有國在此而地斗絕在彼則不能相統攝矣。故不可離。其所以使地不華離者蓋使小國近大國事之以自立大

國近小國比之以自固然非形方氏制其地形使各相聯屬雖欲使小大相事相比不相侵其疆場亦不可得也

康成曰比猶親也易比象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王氏曰正其封疆無有革離之地則小國易以守大國難爲侵入各有土宇可以無交矣

鄭

劉氏曰大司馬建邦國之九法有均守平則以安邦國比小事大以和邦國之法矣若形方氏正之弗從然後詔之司馬而九伐之法行焉

山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賈氏曰此山師及下川原等皆是遙掌畿外邦國之內山川原隰之等使出稅珍異以供王家。陳及之曰古者山林之所產川澤之所出某物利於人某物害於人其版圖數要悉藏之王府諸侯不得而知辨其物之利害而頒之則諸侯知取其利避其害使致其珍異之物則不得欺其上矣

五百五十五

周禮訂義卷五十七

十三

通志堂

甘典堂

李嘉會曰山川必曰師何也以其有珍異之物當主各以貢於上有土宜之物當播種以導乎下

掌山林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于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

鄭康成曰山林之名物若岱畎絲枲嶧陽孤桐。王氏曰稻人澤草所生種之芒種所謂利有如此者非特中入用而已王孫滿曰夏之方有德也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魍魎魍魎莫能逢之所謂害有如此者非特毒物及螫噬之蟲獸而已

氏曰吳即山鑄錢煮海水爲鹽也齊魏陝河曰利害也

李嘉會曰地官山林川澤各有三等所守有厲禁所收有財物然行之王畿不及天下今天下之山林川澤各有其物不辨別之以示天下天下何由而知所趨各有珍異不

分辨之以致於上天下何由知所貢如是則吳之鹽鐵斯
不得以擅其利齊之鹽筴亦可以專其征矣

愚案山澤之官屬之司徒者只是會其財物而不能制
其邦國司馬專主諸侯得以兼制邦國之事

川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掌川澤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于邦國使致其珍異
之物

鄭康成曰川澤之名物若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澤之
菹蒲

遼音原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
人

鄭康成曰遼地之廣平者

李嘉會曰地官山澤有虞林川有衡今乃有遼師者以其

知地宜之美惡種植之善否以教導民故曰師

掌四方之地名辨其丘陵墳反墳反行遼隰之名物之可以封邑
者

者

鄭鐸曰高平曰原四方之地廣平之處地有丘陵之名有

墳行之名有原隰之名辨其名物相其陰陽度其水泉則

可以爲封建諸侯之所不辨其名無以知其或平或陂或

燥或濕不辨其物無以知其或肥或瘠或美或惡以爲封

邑則民病而不安故使遼師辨之先儒讀物之可以封邑

者爲句其說謂物之者相其土之物色也余謂辨其丘陵

墳行遼隰之名物之可以爲封邑者當爲一句

黃氏曰都邑必居平地商人避河患遷邢盤庚曰適于山

用降我凶德是也然其民蕩析離居不啓作勞不服田畝

不可施井邑之法故復遷亳○劉執中曰此謂五等封國

之餘地未有邑以管其民者不爾則諸侯吞之矣亦可以贊司馬正邦國之封疆

匡人中士四人史四人徒八人

鄭康成曰匡正也主正諸侯以法則○薛平仲曰職方之屬自合方氏至逢師所以防閑邦國者可謂密矣然邦國之土地諸侯之所世守邦國之人民諸侯之所世治王官之所制者能幾而彼則帖然退聽者何哉亦惟其服天下者有以並行而不悖也匡人達法則以匡諸侯反側之私擲人誦王志以動邦民面王之意諸侯知有王而不私於一國斯民知有王而不私於諸侯天下孰不環向而固結哉九伐之法司馬蓋具之而不設矣

掌達灋則匡邦國而觀其慝使無敢反側以聽王命

鄭鍔曰諸侯擅壤土之大恃甲兵之強有違法度而不正

六官廿

周禮訂義卷五十七

十四

通志堂
廿典

設匡人之官以法則而正之法則者王之所以治官府都

鄙也○鄭康成曰法則八法八則也邦國之官府都鄙亦用焉

異治故用其治官府都鄙之法則而正其不正者○王昭馬

制畿封國以正邦國所以正其地之大小也以九伐之法正邦國所以正其惡之輕重也若夫使之放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必有法則以正之

其慝○易氏曰人之不善隱微而未露者謂之慝如土訓之道地慝誦訓之道方慝皆隱微之謂使其邪慝未革雖有八法八則將何所正此所以先觀其慝

正人見其為慝必繩之以法則使人無敢反而不順側而

不正惟王命是聽焉茲其所以名官曰匡人也此既達之

矣行人十有一歲則修法則焉修其所達者使浸多歷年

而法則不廢墜也○劉執中曰如是則諸侯之犯政陵令

者暴內陵外者不陷於九伐矣

擲他南

人中士四人史四人徒八人

劉執中曰擲與探同言探王之志及道國之政事以語於

諸侯及四方之人

李氏曰天下之情欲上達故訓方氏之職設人主之志欲下通故擇人之職設古者君民一體上下交乎而無壅遏之患如此

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以巡天下之邦國而語之

鄭康成曰道猶言也○鄭鏐曰王者處九重之中志雖在民民何自知哉國之政事行於王國天下邦國在王畿之外遠而不聞擇人巡行天下誦之道之以告語乎其民言王志如此王之政事如此使民間聞吾君之志與其政事之善

使萬民和說悅音而正王面

鄭鏐曰民皆心悅誠服延領舉首嚮仰乎王不敢背違謂之正王面面者嚮也王之所在皆仰而嚮之也蓋民未嘗無嚮君之心其所以有背違者以其萬里之遠不及知耳

五百〇

周禮訂義卷五十七

五

通志堂君用

擇人能言其所以然彼安得而不和悅乎

愚案擇人誦王志道政事則王之作於心而見於治者明白洞達安得不使民和悅而內嚮威公圖伯恐諸侯不從今管仲以游士八千游揚說談齊氏之美布於諸侯豈擇人誦道之意

都司馬每都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鄭康成曰都王子弟所封及三公采地司馬主其軍賦○賈氏曰此王自以臣爲司馬遙掌都內○薛平仲曰都家之說嘗於宗伯之序官論之矣然禮之或僭其事猶有漸而至政之或弛其勢一決而隳況都家之環于王畿責之以固吾圉也制之以地域分之以人民予之以貨賄其體固甚尊矣使王朝不制其兵柄於上或者繕甲治兵如太

叔將誰馭之哉故先王設官以爲都司馬者必每都以上士二人居之倍之以中士又倍之以下士夫以王制攷之天子之縣內凡九十三國即周官所謂都家之地也司馬之設其官守若是之衆先王之慮蓋可知矣彼家之司馬雖亦王朝之所特置必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其權亦莫不有歸也夫莫大於四方之邦國而都家之爲小莫遠於四方之邦國而都家之爲近王政自近以及遠由小以制大規摹蓋自是始矣此都家司馬所以爲政典之終

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

鄭康成曰家卿大夫采地正猶聽也公司馬國司馬也李嘉會曰此曰公司馬而都司馬職口國司馬蓋不次司馬之司馬上之所差以將兵者皆司馬也卿大夫之采地王不特

置司馬各自使其家臣爲司馬主其地之軍賦往聽政於王之司馬王之司馬其以王命來有事則曰國司馬下文

五百八十二

周禮訂義卷五十七

十六

通志堂君用

注曰大夫家臣爲司馬者春秋傳曰叔孫氏之司馬馮辰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昭二十五年○陳及之曰春秋時楚子

與莫敖氏戰于臯澣鄭子張徵役攻子產與夫晉之六卿宋之華向魯之三桓其調發戒禁悉自主之而國家弗敢問安得不與上抗乎都公卿之采地也其權勢重故王朝爲之置司馬則大夫元士也俾自置焉以聽命于上

賈氏曰都宗人家宗人都士家士皆使王臣爲之者都家宗人有祖宗之廟王所常祭都家之士獄訟刑罪王政之重非王臣不決也

都司馬掌都之士庶子及其衆庶車馬兵甲之戒令

鄭鏐曰都之公卿大夫子弟之適子皆曰士其支子皆曰庶○王昭禹曰衆庶凡在都之人民皆是也○鄭鏐曰其民所出以備軍旅之具則車馬甲兵別設都司馬以掌其

政教戒號令焉○賈氏曰若王家有軍事徵兵于采地都鄙則都司馬以書致於士庶子有此衆庶車馬兵甲之戒今士庶子受而行之

以國廩掌其政學

王昭禹曰國法則師氏保氏大司樂所以教國子之法氏曰依諸子鄭鏐曰所以會其車甲卒伍財賦者皆政也所

以教其士庶子修德學道者皆學也○易氏曰政即都家車馬兵甲習于都家之學者也政以任國子之已命者經所謂士是已學以待國子之未命者經所謂庶子是已然國子所以守禦而戒令同乎衆庶則立法公矣教以都家之政學而堂之以國法則兵政一矣○王昭禹曰政學則以其學字而後從政也

愚案古者國之子弟無時不知教無處不有學退在學校受教於司樂大胥諸子進在王所受教於師保氏入而宿衛有官伯案其在版者而教之出而守禦有都司馬掌其政學以教之出入進退教未嘗不行乎其間非

五百三

周禮訂義卷五十七

十七

通志堂君用

以聽國司馬

鄭康成曰聽者受行其所徵為也國司馬大司馬之屬皆

是○賈氏曰國司馬不云大則小司馬軍司馬與司馬皆得兼其職今

劉執中曰采地之卿大夫仕於王朝士庶子則以國教胄子之法教之於其都之學及有軍旅之事徵兵於都鄙則以士庶子作其衆庶車馬兵甲而都司馬掌其戒今以聽於國之司馬奉其節制以為進退攻討焉

家司馬亦如之

鄭鏐曰大夫有家家之地亦有兵賦又命家自設司馬以掌之而家司馬亦如都司馬之隸於大司馬也其與大司馬同者以兵賦所掌焉故耳

李嘉會曰國有司馬都有司馬家有司馬自國及家兵甲

戒今欲其如一不獨一之於政今亦必一之於學術此所以無異政無殊俗也

總論司馬官屬

陳及之曰司馬一官與軍政者半不與者半自大司馬至行司馬自諸子至旅賁氏自司甲至臺人自校人至圉師其他則環人戎右戎僕都家司馬皆與戎事者也自掌固至掌疆則司疆界者也自服不氏至掌畜則掌鳥獸者也自太僕至僕隸則左右侍御僕從者也自職方氏至擇人掌輿地及四方諸侯外夷者也小子掌祭祀則係焉司燿掌行火則係焉候人掌賓客則係焉挈壺氏掌司夜則係焉司士掌朝儀則係焉弁師掌冠弁則係焉與夫齊右之屬射人之屬則又係焉夫既曰典軍政而官府錯居先王設官分職不必類聚彼此聯事互相關係不特是也司馬雖

五音

周禮訂義卷五十七

十一

通志堂
君用堂

爲掌兵之官至於軍旅大事五官之掌咸有職事冢宰徵師于諸侯大司徒以旗致萬民而治其政令大宗伯以軍禮同邦國大司寇涖戮于社自今觀之凡徵師凡致民凡軍禮凡涖戮皆軍之大政也宜皆司馬之事而分之四官掌焉此先王深思遠慮之至胡康侯曰昔成王將崩命大臣相康王方是時掌親兵者太公望之子伋也宰臣奭命仲桓南宮毛取二于戈虎賁百人于伋以逆嗣子伋雖掌兵非有宰臣之命不敢廢也召公雖制命非二諸侯將命而往伋亦不承也兵權散且不偏屬於一人可知矣此周官之制見諸行事者也

又曰周制兵出於農自八家共井至五百十二家之甸出車一乘馬四匹卒七十二人宜以稍人縣師等官領之而屬司馬今屬於教官其歲時校登其夫家簡其兵器治其

車輦宜以鄉遂官領之而屬司馬今亦領之教官三代之時兵滿天下而無將驕卒惰之變兵藏於民弗謂之兵將藏於學士大夫弗謂之將以蒐苗獮狩而易其習戰之名以比間族黨而易其行陣之名國容之制軍容不亂焉養勇以禮積威以義是以不見其強而無敵於天下者如此薛平仲曰右夏官之屬凡六十有九始之以司馬終之以司馬固足以見兵政之密矣然攷之周官之例氏建其正立其貳設其攷自大司馬至軍司馬而已若上士中士初未嘗命官也今惟大司馬之上士命曰輿司馬中士命曰行司馬二者不見於經先儒槩以文簡殘缺而委之夫以例而求則小司馬軍司馬不見於經謂之殘缺可也輿司馬行司馬不見於經謂之殘缺可乎意者周官行師之時凡領於大司馬之屬者必各有職以洩其事是以在官府

則曰上士曰中士在軍旅則曰輿司馬曰行司馬亦因事而制名非有掌守而不可缺者不然制軍之法二十五人之為兩而兩司馬者亦未嘗列之官屬也謂之闕可乎若夫虞衡之官司徒蓋領之以掌山林川澤矣而山川遼野之有師司馬又從而領之周官類若重複然彼以之掌于王國此以之掌于四方是又政典所以平邦國之大權在是也由前之說所以論周官兵政之嚴由後之說所以論周官兵政之大將從識者參之

卿大夫士之數六百九十有一人

卿一人

中大夫十有二人

下大夫十有四人

上士六十有九人

中士百五十有四人

下士四百四十有一人

都之上
士不計
都之下
士不計
不計○趣馬言下士阜一人以校人之職攷之三乘為阜阜一趣馬積三阜以爲繫積六繫以爲旆積六旆以成校攷校以爲左右則爲下士者皆有二百下

六人總諸官而計之則
四百四十有一人也

右夏官卿大夫士之數若以制軍之法計之其數為甚衆
不止於是然司馬特以敘制軍之法而已非夏官帥屬之
常職也惟士之見於夏官間有異於五官之例蓋周之命
士或一人或二人或倍之而為四人又倍之而為八積而
至於十有二人十有六人三十有二人而止未聞有以五
人居之者而土方氏則以五人焉未聞有以十人而輔之
者土方氏則以十人焉豈非土方氏之為職以土圭土其
地而建邦國都鄙者也以土圭而求土地之中而土之數
則五故土方氏特以五人而居之彼將究心於推測之際
矣不然周官之掌司土地者曰土均曰土訓固嘗以土而
命名矣為士之數不見於彼而見於此信乎其有取於求
地之中也

五百五十五

周禮訂義卷五十七

三

通志堂
周用

府史胥徒工賈醫之數四千一百五十二人

府七十有四人都之府不計

史百八十有五人都之史不計

胥二百四十有五人都之胥不計

徒三千六百三十有四人都之徒不計

計○趣馬之徒以左右校計之當得八百六十有四人總諸官得上數

工四人

賈八人

醫二人

右夏官之府史與胥其數特少其間有史而無府有徒而
無胥有無府史與胥徒者凡二十餘官若大僕祭僕戎右
齊右道右大馭戎僕齊僕道僕田僕馭夫之官又府史胥
徒之俱無者也嘗疑先王之正典其大綱小紀之具舉凡
書契之所藏文移之所贊而敘次之所治者將有多於他
官可也顧若是之簡寡何哉及觀先王制軍之法一軍之
間則二府六史胥十徒百而已夫莫密於軍政而文書調
度其不為繁重者若此此固人情之所便安而軍政之所

易行也特其官令之徵召不容於不備者故其徒視府史與胥則加焉然先王之於政典之意大略可攷彼虎賁氏之虎士八百人若非所以爲徒也先儒謂徒之選有勇力者充之愚故併而計之於徒之數焉亦不可以掌官令者例論矣

不命之官凡四

方相氏狂夫四人圉師乘一人
圉人良馬匹一人駑馬麗一人
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五十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五十八

秋官司寇上

鄭鐸曰秋者天地嚴凝之氣肅殺萬物之時刑者人君所以肅天下之不肅故掌刑之官屬乎秋言刑之用如秋氣之肅殺

易氏曰刑以弼教寇則敗其教之成者故掌刑者謂之司

寇○李嘉會曰疏以寇者害也蒙上九曰利禦寇上下順也司寇凡有害而總禁之此秋官體上天肅萬物之意後世亦謂之司敗

是刑所以懲敗類○賈氏曰獄官之名有虞曰士夏曰大理周曰司寇天子諸侯同故魯晉皆有司寇至秦世隨意所造故晉有士樂

為大士楚有司敗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

鄭康成曰禁所以防姦者刑正人之法○劉迎曰大司寇帥屬宜以掌邦刑為職如冢宰掌邦治司徒掌邦教可也

五方三

周禮訂義卷五十一

一

通志堂方尔英

今所掌止於邦禁佐王始正其職以刑邦國聖人設司寇

之意常欲禁於未然果不可禁然後以刑見其愛惜保護

斯民恐陷於罪戾○孫氏曰不曰掌邦刑而曰掌邦禁禁明則刑可不用○鄭鐸曰掌邦禁言制法之本佐王刑邦國言用刑之事然

刑非大司寇之所敢專作威者人君之權此特佐之

刑官之屬大司寇卿一人

陳宏甫曰先王設官分職最當詳攷其錯綜互見不可倫類又有截然不可易者如大司寇之屬凡朝廷之獄大司

寇士師掌之六鄉之獄鄉士掌之六遂之獄遂士掌之甸

稍縣都之獄縣士掌之都鄙之獄方士掌之四方之獄訝

士掌之凡此類皆獄訟之事故雖自鄉遂之外如甸稍縣

都外而邦國一皆聯絡而盡屬諸司寇

鄭康成曰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

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起言四方反

鄭康成曰典法也。○易氏曰典常也。聖皇極之道時措於天下。故三者皆謂之典。諸侯則治之以三典。萬民則治之以五刑。○王昭禹曰三典即大宰刑典合而言之。

故曰刑典別而言之則刑有三等。○鄭康成曰詰謹也。書曰王耄荒度作詳刑以詰四方。○鄭鏗曰四方與邦國一耳。○王昭禹曰邦國謂中。國也。四方謂四夷也。

言刑又言詰何也。諸侯之邦有不率者刑得而加之。至四方之遠殊俗異域或羈縻而處之。或不得而盡臣之。於其不率詰責之有文告之辭。詰之不改然後臨以甲兵之大刑。或謂大宰言以詰邦國以刑百官何也。大宰掌其典以御邦國者。總其綱尚寬。故言詰治內者。

欲其詳而尚嚴。故言刑詰之寬也。刑之嚴也。又與刑官之事異。○曰氏曰司寇掌邦禁凡邦之刑辟皆總焉。曰詰者。懲刑暴亂。姦慝隱而難知。故謂之詰。蓋推鞠窮詰而求其情。暴亂顯而易見。直刑之而已。天下罪惡雖萬。狀要不出於隱顯之兩端。曰詰曰刑皆有以待之。

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

鄭鏗曰國之新者或乘衰亂之後廢故而立新。或闢荒遠之地新立君以懷輯其民。○黃氏曰新辟地立君固有之。始封初徙之國如申伯封謝齊侯臨菑皆新立也。教化未洽習俗未一。苟有麗于刑辟用輕刑以治之。憫其為未化之民。○陳及之曰若周公告康叔以治殷民曰勿庸殺之。姑惟教之。國之平者教化已明習俗已成。人心安和風俗醇美。苟有麗乎刑辟用中典以治之。懲其有過中之民可也。○易氏曰若成王命君陳尹東郊之意。陳及之。情有自有國家之常法。亦不得戾乎是。惟中而已。所謂求民情勸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刑。是典中者一定而不可易。國之亂者叛逆篡弒之國。其民頑暴不率。訓典非嚴刑峻法以御之。未有能勝其兇暴之習。故用重典以治之。蓋處之常法之外。○黃氏不訊一切行是。蓋軍法歟。○陳及之曰凡在官在官者殺無赦。班孟堅以中典為三千五百之刑。重典為三千之刑。非也。然制刑雖有一定之制及觀其所宜而用猶醫之用藥。隨病輕重而加減。要之使適於安而已。○王氏曰用輕典以柔人之用中典以

通志堂方爾英
周禮訂義卷五十八
二

典

正直之用重典以剛又之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易
氏曰以聖人之意推之輕典所以進其善重典所以懲其惡皆所以爲中也

以五刑糾萬民

鄭康成曰刑亦法也糾猶察異之○賈氏曰此五刑與墨
劓等正刑別或一刑之中而合五或此五刑全不入五刑
一曰野刑上功糾力二曰軍刑上命糾守音三曰鄉刑上德
糾孝四曰官刑上能糾職五曰國刑上愿音糾暴

賈氏曰言野則國外若鄉大夫野自六尺之類○王氏詳
說曰野刑之於六遂鄉刑之於六鄉是也然以軍刑間於
鄉遂之間者以鄉遂之間軍之所在也其曰官刑謂在官
者設也其曰國刑謂王畿之內九十三國者設也又非三
典所以刑邦國之國○鄭康成曰功農功力勤力命將命
也守不失部伍德六德善事父母爲孝能其事職職事

修理愿慤謹暴當爲恭字之誤○易氏曰上者各有所上
也糾者糾其渙散也蓋渙散非用刑之時而刑之所糾期
於無渙散而已○王氏曰野刑爲事故上功糾力力所以
致功軍刑爲政故上命糾守守所以致命鄉刑爲教故上
德糾孝孝所以致德官刑爲治故上能糾職職所以致能
國刑刑也故上愿糾暴失愿而暴刑所取也○劉執中曰
以五刑糾萬民者建六典以爲民極也是故六卿各職其
官建之使必行於天下行之使必範於後世者大司寇正
其刑典也乃建事典佐王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
者用野刑焉農耕也溝涂也隄防也井邑也宮城也百工
也凡役民以作其事而奉國家者以成功爲上以不致力
爲糾則冬官之職待之而後立焉乃建政典佐王以平邦
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者用軍法焉振旅也芟舍也治兵

也大閱也伐國也戍疆也凡役民以立其政而尊國家者
以用命爲上以不死守爲糾則夏官之職待之而後立焉
乃建教典佐王以安邦國以教官府以擾萬民者用鄉刑
焉六德也六行也六藝也五禮也五品也凡役民以行其
教而佐邦國者以成德爲上以不致孝爲糾則地官之職
待之而後立焉乃建治典佐王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
萬民者用官刑焉六官六屬百官府史也凡役民以立其
治而造國家者以賢能爲止以不稱職爲糾則天官之治
待之而後立焉乃建禮典佐王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
萬民者用國刑焉君臣也父子也兄弟也夫婦也朋友也
家國也祭祀也凡役民以踐其禮者以恪愿爲上以不致
其恭爲糾則春官之職待之而後立矣五者國之大典聖
人建極於天下以參天地而贊化育待之以成焉然非刑

典之正莫得以成之不已詰邦國刑百官糾萬民乎

九百卅

周禮訂義卷五十一

四

通志堂

鄭鑄曰觀此五刑之用而有所上所謂之意則愛人而不忍刑可見畢劓刑官大辟五
刑之名也五刑之名固不可改而此有野刑軍刑鄉刑官刑國刑亦以五刑稱之蓋
或有野民犯焉有軍中犯焉有鄉民犯焉有在官者犯焉有在國者犯焉故也野中之
民犯刑曰野刑其不率於田野之中者然野中所上者勤於農功爾苟其在野
常自力不怠今雖犯刑又當糾其平日能勤力於農而有之可也軍中之人犯刑曰軍
刑其不率於軍中者也然軍中所上者能用命爾苟其在軍常謹守部伍而不散
離今日犯刑又當糾其平日能堅守之故而有之也不率於軍中而犯刑則曰鄉刑然
鄉中所上者德爾苟其久乎日鄉黨稱其老今雖犯刑又察其在能孝其親而有之
可也不謹於官職而犯刑曰官刑然在官所上者才能爾苟其久修舉職事事成効著
今雖犯刑又察其能足稱職而有之可也不率於國中而犯刑曰國刑其不恭謹於
國中者然國中所上者德爾苟其久乎日鄉黨稱其老今雖犯刑又察其在能孝其親而有之
國有恭敬之實而宥之可也暴子鄭康成以爲當作恭蓋言糾暴則與之糾力糾老之
文不類也五刑各有所糾如此經言其德行糾其過惡之類皆謂其輕知故糾之也
民有不幸而犯刑者苟不察其平日有可取之善遂從而輕之抑何無決擇故糾之也
如此糾而無可取則刑之無愧大幸亦曰以糾萬民正謂是也○李嘉會曰用刑雖貴
當其情然必以事之所尚爲重如今治王僕之訟必以名分爲先有如大體所關不先
因其事之所尚則一情之得一法之
當未必不可其餘豈可不隨宜而施

以圜土聚教罷民凡害人者寘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

明刑恥之

鄭康成曰圜土獄城也○鄭鑄曰天之體圜而大德曰生

獄城必圜至於仁而已民爲不善有致死之道聖人之心
常欲生之○王昭禹曰以兩儀言之則乾爲圓以五則言之則規爲圓○鄭康成曰聚罷民其中

困苦以教之爲善也民不愍作勞有似於罷○劉執中曰罷謂不服教而困於禮

義之民言其拂于中也

鄭鍔曰民不能自強於爲善者謂之罷民夜納之圜土而
晝則施以職事何以謂之教蓋民有過失者其害人之罪
雖匪故爲然其罪已著夜寘於圜土以囚之晝施職事以
役之明書其所犯之罪於大方版加諸背而恥之○劉執中曰書其罪於人是明刑也使之猶有人之心焉則變惡爲善殆不旋踵是
乃以不教教之也

其能改者反于中國不齒三年

賈氏曰能改謂在圜土不出自思已過也○鄭康成曰反
于中國謂舍之還於故鄉里也司圜職曰上罪三年而舍

法考七

周禮訂義卷五十八

五

通志堂

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不齒者不得以年次列於
平民○易氏曰鄉里謂之中國者周以圜土代五流之法
有絕於中國之義於是反于中國三年不齒則雖可與爲
善未能保其必善當是時也州長屬民而讀法者屢矣而
罷民不在所聽黨正屬民而飲酒者屢矣而罷民不在所
序年運而往亦既久矣昔之不善固將自化然後齒之倫
類不爲幸民○鄭鍔曰其能改過則得反乎鄉里與其遷善之意也猶使不得以歲於平民者三年蓋御惡人者不一而足三年之外則久矣故

必釋之也

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

鄭鍔曰旣不能遷善又逃遁而出于圜土不畏甚矣如斯
人者殺之而已○李氏曰先王之時雖用肉刑然人之罷
刑者實未嘗遽用之故司寇以圜土教罷民其害人也實
法之所當誅而先王之心有所不忍憫其不能自強於爲

善無以開其改過自新之路則人道絕矣是以凡害人者姑寘之園土而施職事焉所以役使勞苦之使知所自強以明刑耻之所以書其罪惡而汙辱之使知所自好彼其能改則釋之可也其不能改則誅之未晚先王用刑其委曲至此

以兩造七報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

鄭康成曰造至也使訟者兩至○項氏曰訟謂以貨財相告必使兩人皆至於公庭○王氏曰

兩造聽之而無所偏受則不直者自反而民訟禁矣○易氏曰禁則

止其刑於未然○鄭康成曰古者一弓百矢束矢則百个與詩曰其

直如矢必入矢者取其直也○鄭鏐曰訟以直為主入矢

所以自明其直也不入矢是自服不直矣入矢而辭屈又

因而没入於官以罰之如是以致民於無訟

以兩劑于隨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通志 鄧順

鄭康成曰劑今券書也使獄者各齎券書○鄭鏐曰以罪

相證必兩者皆有契券然後可用一有而一無則無以斷

其獄矣無兩劑則不聽是乃所以禁之書曰無簡不聽惟

有簡書然後聽也

王昭禹曰方言於公者訟也因而守之者獄也蓋爭而不

已必訟訟而不已必獄○王氏曰以兩劑聽之無所偏信○劉迎曰

鈞金三十斤銅也金百鏹三百鏹則罰於赦刑之後鈞金

三十斤蓋入於未聽之前若今先立罪賞以信其辭使不

敢輕犯所謂禁民獄也○鄭鏐曰獄以堅為五金之為物至堅入金所以明其堅不入金是自服其獄之不堅矣入而不堅

又從没入於官以罰之交是皆可致民於無獄○王氏曰必三日而後聽者重致民於獄

黃氏曰兩造禁訟兩劑禁獄其廉恥之素行乎故入束矢鈞金而後聽之欲其自悔也小曰訟大曰獄鄭謂以貨財相告為訟非也貨財固亦有獄士師職曰凡以財獄訟者

案小司寇上服下服若今杖以下為輕罪徒以上為重罪此獄訟之別○鄭鍔曰罰其矢以為武備罰其金以足國用既以止獄訟又以利乎國

愚案井田之民財入有限儻非理直而辭堅必不肯廢財以好爭聽民獄訟先使入束矢與鈞金此亦禁止之一端至於不可得而禁而甘入于官必其情之大不得已然後上之人不容不聽其情至齊威患無兵器管仲使民之訟者入束矢以為兵始失先王之意

以嘉石平罷民

鄭康成曰嘉石文石也樹之外朝門左

賈氏曰嘉善也有文乃稱嘉故知文石也欲使器

民思其文理以自改悔

平成也成之使善○易氏曰上經罷民害人而罷

於法者此則未麗於法而不可以法加者也雖無大罪可寘圍土若舍而弗治亦有害於州里之善俗於是平之以

六百六

周禮訂義卷五十八

七

通志堂金佩蘭

嘉石謂石雖嘉而抑之於外朝之左所以恥之

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灋而害於州里者桎音枯梏音毒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

鄭康成曰有罪過謂邪惡之人所罪過者麗附也未附著

於法也黃氏曰未麗於法則刑不當施害於州里不可直含蓋今所謂法輕情重者木在足曰桎手曰梏役

諸司空坐日訖使給百工之役劉執中曰桎梏其手足而並木累其形也役諸司空內苦其心也

鄭鍔曰罷民以為可罪耶其罪未麗於法以為可恕耶然

所為之罪過又有害於州里是故加以手足之桎梏使坐

嘉石以恥之坐日已滿又役諸司空以勞之所以激其為

善之心王氏曰先王著是法以為刑人也不虧體罰人也不虧財非特如此而已司空之後不可廢也與其淫平民而苦之孰若役此以安州里之為利

重罪旬有三日坐替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次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

之則宥而舍之

鄭鏐曰重罪十三日坐役之暮年其次或九日或七日或五日或三日役則或九月或七月或五月或三月隨其輕重爲五等而又久近焉役訖而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州里不任是鄉人所不容苟或捨之又將爲害於州里任則舍之乃使州里相安○賈氏曰州里任之者恐習前爲非而不政故使州長里宰保任而舍之○鄭康成曰宥寬也

李氏曰萬民有罪過及害于州里者宜法所不貸今不過桎梏而坐諸嘉石以恥之雖罪之重者不過旬有三日而去矣役諸司空以疲之雖罪之重者不過一暮而去矣五刑蓋未之及也何以懲一而戒百哉嗚呼此萬民之有罪過又曰未麗于法蓋其罪之輕者吾觀已麗于法而冥諸園土者猶姑惟教之而未遽加以刑況未麗于法而坐諸嘉石者豈不尚在可教之域

五覽上

周禮訂義卷五十一

八

通志堂金佩堂

以肺石達窮民

鄭康成曰肺石赤石也○賈氏曰坐赤石者使赤心不妄言也○鄭鏐曰人之氣由

肺而通石之形似肺而色赤者使窮而無告之民立於其

上寬抑之氣由此而通○王氏曰肺在五臟其情爲憂其氣爲窮窮謂大僕建路鼓於大寢之門外以待達窮者大司寇又以

肺石置於外朝門之右以達窮民窮民有告于朝其事一

耳孰宜擊鼓孰當坐肺石耶以二官攷之路鼓掌於大僕

大僕政官也肺石掌於司寇司寇刑官也窮民之擊鼓者

豈以政之不善之故而坐肺石者無乃以刑之冤枉歟先

儒以爲窮民先在肺石朝士達之乃得擊鼓奚爲哉

凡遠近惇其聲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而其長丁丈弗達者立

於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於上而罪其長

賈氏曰言遠近者無間畿內畿外○鄭康成曰無兄弟曰

惇無子孫曰獨復猶報上謂王與六卿報之者若上書詣公府言事長謂諸侯若鄉遂大夫○鄭鏐曰惇獨老幼欲告愬于上長吏不以上聞其立也必及三日之久士師聽其辭以告于朝而罪其長吏蓋君門萬里不有肺石之達則無告之民無由知不俟三日之久則非誠實無告者或妄得以瀆朝廷立法如是此先王之世所以無窮民易氏曰大僕建路鼓欲窮民速達其於遽今此則三日而後聽何也為罪其長者設也罪其長而不遲之以待其辭之定則下瀆其上而上無以信於下非此設也速逆以違何容心焉

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乃縣刑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斂之

王昭禹曰刑者側也側者成也宜無所加損亦量時而有輕重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為是故也先王之法若江河貴乎易避而難犯使民觀象者凡使之知所避而已○易氏曰布之使民有遠罪之心斂之使民無覲刑

之心聖人重刑尤有甚於治教與政也

凡邦之大盟約於妙反泄其盟書而登之于天府大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

鄭康成曰泄臨也○賈氏曰大盟約者謂王與諸侯因大會同而與盟所有約誓之辭易氏曰盟約一事也約為之信書而已盟則歃牲焉大司寇兼言之則宜兼掌其事今

以盟書為重而不及乎約以同約大史見之○鄭康成曰天府祖廟之藏六官六卿之

官貳副也○鄭鏐曰大盟約所以結諸侯之信司盟掌其書刑官不親泄之則人無所畏泄其盟要於天地鬼神乃登而藏於天府與賢能之書民穀之數同大史掌邦之典法則之貳以待逆者也內史掌八枋之法以詔王治者也司會掌邦之典法則之貳以逆治者也六官六卿之長皆

使受盟書之貳重其事故藏之也謹備其失墜故貳之者

衆王氏曰大史內史司會皆受其貳而藏之者各以攷事焉非特備失云而已黃氏曰大史內史司會皆受其貳職也司會六官皆受之何也盟所以息爭

不信而後有盟苟或不可恃而刑不能禁必至於生事費財曠體敗德無所不有故使
司會六官俱受其貳豈徒爲有司存藏故覆之事而已哉故其事屬大司寇○李嘉會
曰司寇所治天府所登太史內史司會六
官所受皆大盟約也非大盟約則不若定

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灋斷之
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必世反之

劉迎曰諸侯之獄訟定之以邦典蓋有輕典中典重典之
不同以此三典定其罪也卿大夫之獄訟斷之以八法蓋
八辟之麗邦法有議親議故議賢之不同以此八法斷其
罪也萬民之獄訟弊之八成蓋有邦約邦賊邦謀之不同
以此八成弊其罪也先儒以邦典爲邦之六典以邦法爲
官府之八法以邦成爲萬民之八成此蓋冢宰之治法非
司寇刑官之所得與不知大司寇自有邦之三典以刑邦
國非此邦典而何小司寇自有八辟以麗邦法非此邦法
而何士師自有士之八成非此邦成而何惜乎先儒不攷

六官理二

周禮訂義卷五十一

十

通志堂
蘇甫卿

誤以冢宰之六典八法八成附會之○王昭禹曰弊詳於
斷斷詳於定諸侯尊於卿大夫故言定卿大夫貴於庶民
故言斷萬民卑賤其治之爲愈詳故言弊○鄭鍔曰弊輕於斷斷
可移若夫萬民之訟亦可以言斷故大司徒言萬民之田則曰斷輕於定定則一定而不
其爭論之訟百官亦可以言弊故小宰言以六計弊羣吏之治○賈氏曰大

宰有八則治都鄙此不言者都鄙獄訟都家之士告于方
士治之

大祭祀奉犬牲

鄭康成曰奉猶進也○鄭鍔曰六官奉牛牲各因其類以
明其義犬之爲物金性而能守西方之畜司寇秋官西方
之義也故祭祀奉犬牲

若禋祀五帝則戒之日泄誓百官戒于百族

項氏曰禋者精意以享祀五帝○王氏曰於天地二官未嘗言禋則所以佐王事上帝有在於此

鄭鍔曰大宰祀五帝前期十日而卜日此謂戒之日則既

得吉卜而戒以齋戒不飲將待以刑○王氏詳說曰郊特牲曰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太廟之內戒百姓也百官云者百執事也百族云者王之族姓也族姓之與於祭爲重於百官矣故戒百官於庫門之內而戒百姓於太廟之內正所以辨親疎之義

○王昭禹曰百官凡官府之執事者百族凡百官之族姓與祭者○陳氏曰於此所以祭之前期十日而有誓有戒誓則重於戒也大宰

云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小宰云以法掌祭祀之戒具小宰言戒而不及誓言具而不及脩則誓爲重於戒明矣夫祭莫重於齋齋又莫重於誓戒誓百官者大宰也泄其誓者大司寇也大司寇泄百官之聽誓於大宰云爾賈氏以大司寇不得泄大宰遂以爲大宰掌其誓而誓者餘小官是有見於大宰而無見於大祭祀也百官言誓百族言戒又知百族無預於執事有預於從祭此所以聽戒而不聽誓也王氏謂互文見義又失之及納亨前王祭之日亦如之

五十九 周禮訂義卷五十一 十一 通志堂

賈氏曰納亨致牲謂將祭之辰祭之日謂旦明也此二者大司寇爲王引道故云亦如之

○鄭鍔曰納亨將祭之時是時大宰贊自入於禮

易氏曰大司寇以刑官前王禮也尊天子之威儀一臣下之志慮而已

奉其明火

劉執中曰以陽燧得火於日謂之明火以陰鑑得水於月謂之明水陰陽之精義以見聖人精意於鬼神示也○賈氏曰明水火司烜氏所掌者水以酌鬱鬯與五齊火以給饗亨○鄭鍔曰明者潔也言主人明潔故成水火也刑官

以清而察獄訟之辭必明而燭蔽欺之情故使之奉之以明其義

C王昭禹曰書曰明清子單辭此亦刑官明清之事

凡朝覲會同前王大喪亦如之

鄭鍔曰朝覲會同賓客所在刑官先焉然後人知尊王○

鄭康成曰大喪所前或嗣王

易氏曰納亨及祭尚嚴也朝覲會同尚肅也大喪之事尚哀也此前王之禮所係爲甚重然明火之奉與否者朝覲會同喪紀以人道言之祭祀之禮以神道言之各當於禮而已

大軍旅泚戮于社

鄭康成曰社謂社主在軍者○鄭司農曰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王氏曰泚戮刑官之事

凡邦之大事使其屬蹕

三多字

周禮訂義卷五十一

二二

通志堂

鄭康成曰屬士師以下蹕止行也○劉執中曰邦之大事

役民衆矣難以致其肅使刑官之屬蹕之則罔不肅

○黃氏曰不肅

不清違禮犯禁刑師施焉蹕與前一義

王氏曰小司寇國之大事使其屬蹕則事在國中而已大司寇邦之大事使其屬蹕則事之所在通國野焉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五十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五十九

小司寇中大夫二人

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

愚案天子諸侯有三朝說已見司士此外朝即朝士所掌乃在庫門之外鄭謂雉門外非也

王氏詳說曰三朝之制有掌其位者有掌其政者朝士掌外朝之位掌其政者小司寇司士掌治朝之位掌其政者大宰小司寇掌外朝之政而大宰云王眡治朝則贊治是也外朝言政而治朝言治豈非大宰尊於司寇而治尊於政乎但燕朝正其服位大僕也出入王之大命亦大僕也知此則知三朝之制有降殺矣○鄭鏐曰小司寇刑官之貳宜以掌刑為先今首言掌外朝詢萬民之政所謂聽獄訟之事乃列乎後豈不以邦之大事未有過於三事之詢民當詢民之時掌擯民而敘進以對人君之問必列於前以重其事

五為六

周禮訂義卷五十九

一

通志堂方尔英

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

劉迎曰於此詢萬民亦古總章衢室之遺意○鄭司農曰致聚萬民也詢謀也○鄭康成曰國危謂有兵寇之難○鄭

鏐曰寇難已迫危而不安問民以圖安之計哀元年吳入楚陳懷公朝國人而問焉○王昭禹曰若周公之討亂是也

○鄭鏐曰國遷

則都邑不寧將去故即新問民以遷居之利害盤庚之都亳殷是也○鄭康成曰立君謂無冢適選於庶也○鄭鏐曰

賢將立庶問民以孰宜為君如懿四年衛人立晉是也○王昭禹曰若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是也

○劉執中曰三者國之大政皆順民而為之故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

詢之者州長也黨正也族師也閭胥也比長也而三公為之師以六卿為之帥備六卿之官而百職舉焉謹六卿之教而三物脩焉行大比之禮而賢能出焉周之致萬民其

道如是故有大政大疑大謀則必詢之乃能輔王之志而弊王之謀

○李氏曰以匹夫細民得與公卿並列於王朝之上亦足以見古之盛時公道大明而下情上達

其位王南鄉許亭反三公及州長丁丈反

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

東面

王氏曰三公鄉老上言三公中言州長下言百姓則鄉百皆在矣上言萬民下言百姓則相備也

○愚案百姓以族姓言萬民以人眾言

鄭鏗曰詢民正以民為主三公荅王而北面是其常也今鄉之州長與百姓皆北面者得以荅君羣臣卿大夫也在

東而西面羣吏府史胥徒也在西而東面則左右以輔相之爾王公而下府史皆在而王之所詢者民爾民非有位

於朝者及詢之得以北面於此見民為貴

○薛氏曰州長百姓分為甚微與三公列於北面何也教官之序鄉老二鄉則公一人六鄉乃三公也尊之於鄉蓋其言行不舉以事故稱老為方其任賢選能則三公出為鄉老率六鄉眾庶而賓與之若鄉老及卿大夫

帥其吏與其宗室以禮禮賓之且是也方其聽獄弊訟則鄉老入為三公率六鄉眾庶而詢之若小司寇朝士所言是也帥羣吏眾實勞而典獄員能帥王掾所謂爵人於朝與眾共

七卷五十三

周禮訂義卷五一九

二

通志堂方爾英

之帥州長眾庶而決獄訟即王制所謂刑人於市與眾共之州長眾庶亦不得不繼於三公之後

鄭康成曰其孤不見者孤從羣臣卿大夫在公後

○賈氏曰家射人及

司士孤西方東面此云東方西面從尊臣之位者孤無職尊之如賓當在西此三詢之朝乃朝士所掌之位朝士云左九棘孤稱大夫位焉故知孤從羣臣之位

小司寇擯兵刃以敘進而問焉

鄭康成曰擯謂揖之使前○王氏詳說曰司士掌治朝擯者司士也所謂司士擯是已大僕掌燕朝擯者大僕也所謂王眠燕朝掌擯相是已惟朝士掌外朝不為擯而小司

寇擯蓋非常朝也詢萬民耳萬民而造天子之庭其不熟朝儀也必矣朝士既掌其位又帥其屬以鞭呼趨且辟正所以禁其錯立族談者何暇及於為擯乎此小司寇之所

以為擯也然司士大僕以下大夫而為治朝燕朝之擯小司寇以中大夫反為外朝之擯又所以見周家之擯多以

命之尊者為之古人重擯相之官介其次也擯即相也入

而詔禮則以相名之出而接賓則以擯名之且朝覲會同
大宗伯爲上相而肆師不過佐擯而已諸侯入朝郊勞眠
館將幣亦大宗伯爲上擯而小行人不過爲承賓而已夫
小行人與肆師皆下大夫尚爲佐擯與承擯何獨於小司
寇爲擯於外朝而疑之哉

以衆輔志而弊謀

鄭鍔曰凡大事人君之志固當先有所處謀亦有所嚮其
所以詢民者蓋詢衆人之言以衆人之見而輔吾志然後
合衆人所見以斷其謀志先定而取衆人之言以佐其決
而已

黃氏曰朕志先定雖欲觀望風言爲可戒也故虛而後明生焉恭
而後賢生焉康誥曰勿庸以次汝封鄭謂輔志者尊王賢明其說好

○王氏

曰以王志爲主而輔之以衆以衆謀爲稽而弊之於王

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于刑用情訊之至于旬乃弊之讀
書則用灋

六百六

周禮訂義卷五十一

三

通志堂
玉林

王昭禹曰五刑司刑所謂墨劓宮剕殺也○鄭鍔曰刑止
於五而獄訟不一彼雖不一吾所以聽之者不可以出乎
五刑之外惟用五刑於此以聽其辭於彼○黃氏曰皆聽
于朝鄉士以下所謂司寇聽之者也○鄭康成曰附猶著
也故書附作付訊言也○鄭鍔曰聽其辭矣知其罪之所
麗可附於某等之刑又慮彼雖服而事未必然也又用吾
之情以訊之以情度情庶幾可以得其真情也王制曰一
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用情之語可以見君子盡心
之意矣訊已得實又至于旬乃斷之其斷則先讀鞫問之
書使囚聞之知其所犯之實然後用法焉蓋至于旬則我
思之審讀其書則彼知其詳

弗變爰乃

論之○鄭司農曰讀書則用法如今時讀鞫也乃
論之○劉氏曰以斷罪之書言讀之字囚當書而

用法焉

乃若成王之誥康叔至於旬時丕弊要囚蓋以旬爲

率者一定之常也成王使之至于旬時亦誥戒之切而已

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

鄭康成曰爲治獄吏褻尊者也躬身也不身坐使其屬若子弟也喪服傳曰命夫者其男子之爲大夫者命婦者其婦人之爲大夫妻者春秋傳曰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鄭鏐曰獄訟之人必對辨曲直茲其常也命夫命婦不躬坐使左右代焉貴之也有罪者殺之市朝與衆共弃之亦其常也王之同姓則不殺諸市親之也禮記曰公族有罪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甸師氏言王之同姓有罪則死刑焉是也一以責廉恥一以重國體夫爲我所以貴之親之者如此彼敢恃親與貴而犯禁撓法乎哉

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

鄭鏐曰人心險於山川況獄訟之際詎肯吐其情乎聽以

五百九十五

周禮訂義卷五十九

四

通志堂
玉林堂

五聲茲乃求其情之術凡此五者皆以辭爲主故皆曰聽

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

項氏曰心者形之君辭者心之聲聲發於中不能掩於外其辭信則色定氣舒耳目不亂其辭僞則色變氣索耳目

皆惑以此聽之人焉度哉五者雖異要皆因辭而後見○鄭

康成曰辭聽觀其
出言不直則煩

王昭禹曰聽其辭因察其色以色著乎顏而爲心之表故

也彼脅肩諂笑者有愧於心其色赧然則察其色固足以

得其心矣○鄭康成曰觀其
顏色不直則赧然以色爲未足又察其氣以氣充於

體而爲心之運故也彼行有不慊於心氣爲之餒則察其

氣亦足以得其心矣○鄭康成曰觀其
氣息不直則喘耳目者心之樞機心之

情僞寓於耳目視聽之際察其視聽亦足以得其心矣○鄭

鏐曰心有不直則耳所聽者必疑而不直目所視者必眩亂而失直○鄭康成曰聆不直則惑視不直則眩○黃氏曰康成謂言

不直則煩而下是其一端也強怯柔狠明闇慧狡五者之動皆足以知之皆謂之聽猶以發於聲者參之也故曰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此在事狀之外能言與不言其情發見與隱伏皆於是求之非有司之事也故聽之于朝將行刺宥

以八辟麗邦濫附刑罰

鄭康成曰麗附也易曰日月麗乎天○黃氏曰麗邦法以其本罪附于邦法而議之應宥應刺應輕應重著於刑罰之所當施者議亦非常法○鄭鏐曰先王制刑一定不易有罪者必麗於刑書而犯刑之人或有不可加以刑如茲八者與衆議之以示至公可也茲所以有八辟之議八辟以待八議之人俟其議定已麗於邦法乃附之於刑罰是謂無一定之制也辟法也不謂之法而謂之辟者制法謂之辟八辟蓋近於法而未麗於法自是然後制焉耳

四百六十八

周禮訂義卷五十九

五

通志堂

一曰議親之辟

鄭鏐曰親者王之族也有罪可刑矣然刑之則傷親親之

恩○鄭司農曰若今時宗室有罪先請是也

二曰議故之辟

鄭鏐曰故者王之故舊也有罪可刑矣然刑之則失故舊之好

三曰議賢之辟

鄭康成曰賢有德行者○鄭鏐曰罪固可刑然刑之則其人爲鄉大夫所興之賢○鄭司農曰若今時廉史有罪先請是也

四曰議能之辟

鄭康成曰能謂有道藝者春秋傳曰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

鄭鏗曰罪固可刑然刑之則其人爲卿大夫所舉之能
五曰議功之辟

鄭康成曰謂有大勲力立功者○鄭鏗曰凡有司勲所謂
六功之人刑之則無以報其功

六曰議貴之辟

賈氏曰周時大夫以上皆貴也○鄭可農曰若今時吏
墨綬有罪先請是也○鄭鏗曰
凡有爵之人刑之無以尊其貴

七曰議勤之辟

鄭鏗曰勤勞王事之人刑之是忘其勞

八曰議賔之辟

鄭康成曰賔謂所不臣者三恪二代之後○王昭禹曰賔
謂四方之賓客○鄭
鏗曰刑之無以尊三代之後○賈氏曰自議勤以上七者

雖以王爲主諸侯亦有之惟八曰議賔據王者言之耳

五百
周禮訂義卷五十九

總論

六

通志堂
張甫

劉執中曰議親者教天下之愛其親議故者教天下之厚
其故議賢者教天下之慕其賢議能者教天下之礪其能
議功者教天下之懋其功議勤者教天下之勸其勤議貴
者教天下之忠其君議賔者教天下存亡繼絕而不弃先
王之德八者天下之大教非天子私親故而撓其法將以
行之教天下用中於民焉人倫之美莫斯爲大孟軻以舜
爲天子臯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執之而不禁舜棄天下而
終身焉豈知所以教天下之愛其親乎○王氏曰謂之議則刑誅
赦有特未定也然以臯陶

爲士瞽瞍殺人舜不
敢赦其議之可知矣

愚案臯陶以公而守天下之法舜以私而伸人子之情
彼此輕重各得其宜如王氏以法之不可撓於己私是
申商刑名之學劉氏謂當以親故宥之又幾於任情而

廢法皆知有一而不知有二故王族有罪不免于刑者
法也刑于甸師不與衆同者情也後世待宗族之恩薄
至殺人反不加罪是未嘗以己恩厚其親徒以人命私
其親也其悖先王之情與法甚矣

以三刺斷丁亂庶民獄訟之中

鄭鑄曰獄訟之情所患不得其中耳已得其中從而斷之
胡爲不可聖人猶未審以爲果中否又爲三訊之法以刺
取衆人之意果以爲中然後斷之凡言刺有二義刺取也
殺也如春秋刺公子偃之刺則刺者殺也此云三刺則有
探取之義刺取臣民之意皆以爲可殺然後斷其中而殺
之所謂國人殺之也○王昭禹曰中者事實之書與天府
謂之治中告天謂之升中同意○賈氏曰庶民以上皆應
有刺直言庶民者賤者尚刺則已上可知

五音分

周禮訂義卷五十九

七

通志堂
鄧世維

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聽民之所刺宥以施
上服下服之刑

鄭鑄曰人之深情不可臆度將以刺取其意必先設辭以
訊之故三刺之法則有三訊訊問也○鄭康成曰訊言也問之以刺取

其意耳或謂訊者或訊於公卿大夫之羣臣或訊於府史
胥徒之羣吏或訊於比閭族黨之萬民而特聽民之所刺

所宥然後施刑何也竊以爲此所欲斷者庶民獄訟之中
故也雖訊官吏而實以民爲主而訊官吏者能達萬民之

情而致於上故也○黃氏曰義理難盡羣臣知之故則可用羣吏知之入情
隱伏萬民知之幸其不肯以爲可殺則亦不敢輕殺之

民以爲可刺則宜施上服之刑民以爲可宥則宜施下服
之刑上服之說先儒以爲上服劓墨施於面者也下服言

刑施於下體者也然書言五刑有服五服三就者謂上服
服上刑下服服下刑也呂刑云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

上服者若以爲墨劓施於面爲上服宮刑施於下爲下服則呂刑所謂適輕適重與五刑有服之說爲無用矣

愚案三刺之斷不敢自決而訊及於三此必罪大惡極或輕或重關於風教上服下服係於人心雖則已麗於刑必待三訊而後斷也民以爲可刺則服上刑無可說者民以爲可宥亦非全然宥之特服下刑比上刑爲輕耳

黃氏曰小司寇前訊繼詢外朝之政今訊繼議刑獄之序大司寇不獨宥也圜土聚教而遂免之小司寇上服下服猶施刑焉於此可見命官制職之意

及大比則志反登民數自生齒以上時掌反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制國用

王昭禹曰三年之久民之生死登下亦已多矣故及大比

五百五十三

周禮訂義卷五十九

八

通志堂
鄂世繼

登民數焉○鄭康成曰人生齒而體備謂男八月而生齒女七月而生齒○易氏曰王之爲王以得乎丘民而已故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欲周知其數○王氏詳說曰天府以天爲名尊之至也賢能之書登于此盟約之書登于此獄訟之書登于此民數之書登于此王所以重其事但天府曰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司祿之官缺矣必知穀數亦登于此爲司祿之所掌是已然書之所藏有不書其貳者民數也不止一官書其貳者盟約也登其書於天府其爲重則一初不可以書之貳與否及所書貳多少之數爲輕重但觀其事之所施行耳○易氏曰攷司民登萬民之數及大比以詔司寇是司寇受其數於司民於孟冬祀司民星之時乃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刑官致重於民數如此冢宰於司會登民數之

後又爲之貳其數而制國用焉蓋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
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冢宰以三十年通制國用而
大比之制國用實所以爲三十年盈虛斂散之儲內史於
此貳之則以其所掌者會計之書司會於此貳之則以其
所掌者會計之事二官卑而列於始冢宰尊而繼於後非
以統百官之任而統其成者歟由是觀之民之盛衰係乎
刑故司寇登民數於地官大比之時財之豐耗由於民故
冢宰制國用於刑官登民數之後數官聯事而合治皆所
以重乎民也

陳及之曰必知民數則可以制國用何故蓋先王之司士農工商
四者不可闕一而農爲重以三分率之農居三分之二則穀粟始可
齊不然工商與農相半則野有曠土穀粟寡則四民俱病矣是以王者之制農民必
三分之二也以九職任民凡毓草木者山澤之材者養鳥獸者化八材者通貨賄者
斂疏材者化冶絲枲者轉移執事者常不過農民三分之一而廩人每歲以歲上下數
抑用月以三編爲準司民獻民數稟人獻穀數史書以司會會之三年耕必有二年
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是而制國用雖有水旱民無菜色以民數穀數素
定也管仲制齊國之政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是三分而率一也其練百民政哉

六分率

周禮訂義卷五十一

九

通志堂
開辦

以民數計

小祭祀奉犬牲

鄭康成曰奉猶進也○王昭禹曰大司寇大祭祀奉犬牲

故小司寇小祭祀奉犬牲○鄭鍔曰職有尊卑

凡禋祀五帝實鑊水納亨亦如之

劉執中曰實鑊以滌牲納亨以煮牲○鄭鍔曰禋祀五帝

今實鑊水納牲於鑊以亨則亦如之者蓋惟清與潔然後

可以事上帝而用刑之官克明清于獄訟之辭故足以合

上帝之心鑊之實水卑者之職而使司寇主之此鑊也此

水也必清潔斯可以祀上帝爲刑官者詎可以汙穢而不

清潔乎

大賓客前王而辟

鄭司農曰小司寇爲王道辟除姦人若今時執金吾下至

今尉奉引○賈氏曰爲王辟亦謂於宮中饗燕在寢及廟時也○王昭禹曰大司寇凡朝覲會同前王小司寇大賔客前王而辟則非特前王又爲王闢道也

后世子之喪亦如之

賈氏曰后世子之喪當朝廟之時王出入亦爲王辟也
小師泣戮

鄭康成曰小師王不自出之師○王昭禹曰大司寇大軍旅泣戮故小司寇小師泣戮

凡國之大事使其屬蹕

鄭康成曰屬士師以下○賈氏曰國之大事即士師云諸侯爲賓是也○王昭禹曰大司寇凡邦之大事使其屬蹕故小司寇凡國之大事使其屬蹕言邦則通邑都焉言國則至於國中而已

五十九
周禮訂義卷五十九

孟冬祀司民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

通志堂
闕開

鄭鐸曰軒轅之角有大民小民之星其神實主民說者謂春官祭之然春官天府但受其數耳司民之官言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則司民之祀正司寇之所至明矣先王以爲民之登耗必有神主之故每歲孟冬物成之時使司寇祀之亦以刑者所以馭民而民之多寡皆本乎刑之繁省故也司民已祀則獻民數於王見其奉天以用刑而刑不至於殘民故其生成之數如此王拜受之以圖國用則以民之登耗知斂之豐匱由是而進退所用之物○鄭康成曰進退適損益也民多賦足則進之而備禮民少賦乏則退而殺禮上言以制國用此言以圖國用者制其有無者有司之職圖則所謀者天下之大計是乃王者之權故言於王拜受之之後也○楊氏曰冢宰雖制國用而進退之則在王而已

歲終則令羣士計獄弊訟登于天府

賈氏曰羣士謂鄉士遂士以下○王昭禹曰計獄者計其
多寡之數弊訟者察其情而斷之為有疑也計非不弊弊
非不計各有攸當而已○王氏曰中獄訟之中言事實之
書○鄭鏐曰天府之職掌受中也登於天府則寶之至又
以見允合乎天心之義

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令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令
羣士

李嘉會曰刑象既布木鐸既徇羣士猶然不見不聞而不
用法者此常刑之不恕○王昭禹曰令羣士則令于士師
鄉士以下使之稟法故也與小宰帥其屬觀治象同意○
鄭鏐曰六十屬為衆矣所視以效法者在吾之羣士使近
而羣士能率法不越則彼遠而外者詎有不恤於刑乎故
先言帥屬乃言令羣士也

四百十五

周禮訂義卷五十一

十一

通志堂
鄧世維

乃宣布于四方憲刑禁

鄭康成曰宣徧也○王昭禹曰宣布于四方則非一國○

鄭康成曰憲表也謂縣之也刑禁士師之五禁

林椅曰刑所以行法故布法觀法司寇獨備焉

乃命其屬入會乃致事

項氏曰乃命其屬不獨羣士凡秋官之屬皆入計○李士嘉會

其徵訟一正歲
多少之數乃致之於王○易氏曰王氏謂餘官以歲終入

辭今羣士乃宣布于四方以歲終期之至大宰受會之時

乃命其屬入會乃致事所以紀小司寇一職之終也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六十

士師下大夫四人

鄭鍔曰虞舜命臯陶作士自是名刑官為士士察也欲其能察也士師又為羣士之所師法故名官曰師柳下惠為士師○李嘉會曰士師以下不曰寇而曰士者各專掌刑之職治獄斷罪皆欲其當故曰士自古刑人之官曰士○薛平仲曰事固有病於過察者惟刑則貴於加察此士師所以為司寇之攷又以教羣士之必察也是以內自國中

九考十五

周禮訂義卷六十

一

通志堂

矣

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灋以左音右音又刑罰

王昭禹曰禁之為仁刑罰之為義禁之不止而猶犯然後加之以刑罰○鄭康成曰左右助也助刑罰者助其禁民

為非○鄭鍔曰刑罰施於已為之後先王之意欲人無犯故用五禁之法禁於未為之先是乃所以左右之也人之身有手足焉左以佐之右以佑之則身無為○易氏曰古者有五刑無五罰五罰自周穆王

始古所謂罰刑之輕也舜之象以典刑則常刑也以常刑

為重故以五流之法宥之猶以為重又設為三等之輕刑曰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贖刑即後世所謂罰而

其輕又居三等輕刑之下至周人設刑官之職初無五罰之法而司圜所謂罰人不虧財則知舜之贖刑即此所謂

虧財者也輕亦甚矣攷之士師則成王周公之心非特欲其無刑亦欲其無罰故左右刑罰則有五禁先後刑罰則

有五戒凡以此而已後世人情日薄而抵冒滋衆穆王於是作五刑之法以損五刑之舊司刑所掌五刑之屬二千五百而穆王之三千以枚數之雖增於前然墨劓所增者各五百皆輕刑也宮所損者二百大辟所損者三百皆重刑也惟其禁戒不立而左右先後之無術觀其目則哀矜之意固可見觀其凡則文勝俗弊亦可推矣

一曰宮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

鄭康成曰宮王宮也

○鄭鑄曰閭人所謂不入宮者是也○劉執中曰刑制禁本於室家故曰宮禁官刑之禁也

官官

府也

○鄭鑄曰無故不得擅入者是也

國城中也

○鄭鑄曰入國而問禁是也

○鄭鑄曰野禁今

之田律野中之禁軍禁謹囂夜行軍中之禁五禁見於經今之刑統律令是其類也大司寇有野刑軍刑鄉刑官刑國刑謂之五刑此謂之五禁蓋士師揭示五禁禁之不從至於犯刑則大司寇待之以刑實相爲表裏或謂此有官禁大司寇何以無官刑竊以爲小宰掌邦之官刑則王官之事天官掌之非大司寇所得預也

六方七

周禮訂義卷六十

二

通志
鄭禮

皆以木鐸徇之于朝書而縣之于門閭

賈氏曰爾雅云巷門謂之閭則縣于處處巷門使知之○

鄭鑄曰以木鐸徇之于朝所以示貴者書而縣于閭巷之門所以示賤者貴賤皆知禁刑將措而無用

以五戒先後刑罰母使罪麗于民

王昭禹曰禁止使勿爲施於未然之前戒勅其怠忽施於事爲之際

○李嘉會曰禁則欲其畏戰而不爲戒則欲其防謹而知避

○鄭鑄曰五禁謂之左右

五戒謂之先後五禁則揭諸書而示之以文五戒則形諸口而告之以言以刑罰爲正而五禁左右之以刑罰爲中而五戒先後之左右以言其佐助也先後以言其誘掖也先王不欲人之犯刑旣書之以使之觀又諄諄然誥誡之

先謂未犯之前既有以教之後謂已犯之後復有以懲之
或先或後叮嚀切至不欲使民麗於罪也○王氏曰先後之若盤
若盤庚下篇則以誥後之也○劉氏曰在盤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在巽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夫五戒者先事戒之使毋麗于刑罰

一曰誓用之于軍旅二曰誥用之于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
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

鄭鏗曰用兵然後有誓誓者折之以言使斷然必信湯誓
泰誓作於用兵之時是也諸侯畢會王將有爲則作爲文
誥之辭以誥之使知其所以然也大誥作於洛邑四方和
會之時是也師田行役兵衆所聚人或肆行則殘暴天物
故其戒謂之禁城邑之中姦盜得以並容不有以糾之則
不及知故其戒謂之糾○王昭禹曰若刑典之糾萬民都鄙不出王畿之域其
所當行者皆視王朝以爲法故其戒謂之憲言當憲法於
王朝也雖然此特別而言之爾若通而言之憲糾禁無所

卷六十一

周禮訂義卷六十一

三

通志堂
疏開

不用如小宰言凡宮中之糾禁憲禁于王宮之類是也誓
誥於書可見而此三者則久而無傳名雖不用所以戒民
則一故總曰五戒○王昭禹曰誓之所用非特軍旅也而軍旅爲至祭祀田
官中官府皆有禁也以此推之類皆有誓也禁之所用非特田役也而以田役爲至
則誥也禁也憲也亦若此論已

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
以比追胥之事以施刑罰慶賞

鄭康成曰鄉合鄉所合也○王昭禹曰六鄉之內比其居
則有州黨族閭比其民則有什伍合州黨族閭比者以比
合比以閭合閭所以聯其居也合其人民之什伍者以伍
合伍以什合什所以聯其人也聯比其居什伍其人鄉官
之事而士師又掌之使之相安相受故也○王氏詳說曰大司徒族師比長特言相受未
嘗有相安之文此士師掌鄉合州黨族閭之聯而云相安者正所謂誅亂民以容民也此所以爲刑官之故○易氏曰人有罪過
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去之則不善者遠而善者得以

相安上罪菴役以至下罪三月役任於州里者捨之則不善者反而善者得以相受相安相受是與衆同欲也與衆同欲則與衆同惡也

○劉執中曰追襲寇盜也猶春秋追戎于濟西晉宿也相聚夜

宿以伺盜賊之謂○賈氏曰以比追胥以比什伍使追胥二事也

以施刑罰慶賞則賞一人而同所勸罰一人而同所戒是有義存焉

○玉昭禹曰廢事者施刑罰有功者施慶賞

此士師所以掌鄉而弼六鄉之

教也○鄭鏐曰此皆小司徒與族師之職乃使士師掌之者蓋司徒官屬專治其事而刑官之屬以刑助之教以誘之於先刑以鞭之於後則民知所畏而六鄉之政成矣

李嘉會曰士師所聯比而用之者亦止追胥刑罰慶賞之事若有大於此者則司徒司馬當任之曰相安相受者使斯民知聯比之合在諸刑官自然相安相保不然刑官得以責罰之矣

周禮訂義卷六十

四

通志堂

五十九五
掌官中之政令

劉執中曰官中政令謂秋官之屬所行政令○鄭鏐曰上文言掌鄉合州黨族間比之聯嫌於侵官以爲司徒之官府而政令皆出於此也故又言掌官中之政令見其專掌司寇之官府不可以侵官

察獄訟之辭以詔司寇斷獄弊訟致邦令

易氏曰察獄訟之辭則刑官之屬若鄉士遂士縣士方士各上其獄訟之不決者而致其辭於士師士師因其辭而察之以詔司寇斷獄弊訟既審合於邦令士師則又以其邦令而致之於鄉士遂士縣士方士上下聯事精察如此此獄所以得其中

李嘉會曰必察獄訟之詞情理若何詔諸司寇而斟酌之然後方可以致邦令

○鄭鏐曰司寇議令於朝士師承之以達諸外○王氏曰掌官中之政令其政令施於官府之中而已致邦令

國都鄙也

今則刑之所取也

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洵反二曰邦賊三曰邦諫音牒四曰犯邦

今五曰橋音矯邦今六曰為邦盜七曰為邦朋八曰為邦誣

賈氏曰士即士師以下○鄭司農曰八成者行事有八篇

若今時決事比○鄭鏗曰成者條例品式前世所立可依

據以為比者是也小宰八成皆治民之成法故大宰以待

萬民之治此八成則專以治士以經攷之中士以千計者

幾五千下士以萬計者幾二萬其多如此雖其興也本於

鄉大夫書攷之詳不幸有姦邪者出乎其間非專立成法

以馭之士師何以治之哉洵如斟酌之酌酌取也陰有包

藏欲為嚮背而未決乃探聽國家機密斟酌其事以為姦

宄是謂邦洵左傳云蓋酌之意亦如此賊如寇賊之賊

方名十四

周禮訂義卷六十

五

通志堂開編

陰為不仁不義以毒王民生亂階是謂邦賊諜則反間之

人陰為諸侯刺探國事是謂邦諜○王昭禹曰邦賊謂小人作於內

為諜者上有令而下弗從逆也邦有成令故違犯之是廢格法

今之人故曰犯邦令鄭康成曰犯令者擣如矯制之矯上無是

令輒出己意矯而為之是有無上之心故曰擣邦令盜民

財國貨以自封殖如陽虎竊寶王大弓之類是為邦盜易

氏曰謂竊持邦柄以作威福相與交結唱和雷同如漢唐之時羣小朋黨共

為傾邪之類是為邦朋○王昭禹曰為私黨以亂民是者誣以為非曲者誣

以為直變亂黑白使事無不失實是為邦誣○王昭禹曰造詭言以惑眾凡

茲八者亂之階也八成之法專以馭士意豈淺哉○黃氏曰此八者七

師皆有成法直致其罪者也雖然猶有情焉賊諜必殺故司戮也○王昭禹曰

斬殺賊諜而搏之于服諒伯曰吾力猶能誅諸市朝行士師之職也

先王患夫姦人所以為禍本者如此立八成之法使士師掌之俟其類至從而治之則制治保邦所以防其芽孽者

豈不至哉

若邦凶荒則以荒辯音之灋治之

劉迎曰荒辯之法所以別其荒歲之輕重而知其中年凶

年無年欲為移民通財糾守緩刑之備使凶札而無辨安

知食二鬴與不能人二鬴者哉上饑則發上年之粟中饑

則發中年之粟下饑則發下年之粟未必不自荒辯之法

知之先儒既以辯為別○鄭司農曰救荒之政十有二而又改為賑

而援刑貶為證則荒辯豈特緩刑之一乎○鄭鐸曰司徒荒政有

守事獨掌於此蓋不移民不通財不糾守者斯待以刑也凡此皆荒貶之法以治凶荒

之時不用平時之法先儒謂竊當為賊引朝土處刑貶為證余以為貶則減損也若夫

凶荒之時當辯論其孰之輕重而講究○劉執中曰不辯其荒而槩施

救政則僥倖之民出矣故士師治以荒辯之法○林椅曰荒政

雖有六職而荒○劉執中曰民可徙則

令移民通財糾守緩刑○劉執中曰民可徙則

移之就穀不可徙則移

緩刑則刑雖不可去亦緩之而不急

王氏詳說曰大曰邦小曰國此鄭氏之說也邦為王者之

邦國為諸侯之國正以大宰掌建邦之六典大司徒掌建

邦土地之圖大宗伯掌建邦之天神地示人鬼之禮大司

寇掌建邦之三典豈非邦為天子之事乎惟大司馬掌建

邦國之九法言邦及國兼諸侯而言耳此周禮之法言也

然邦為王者之邦亦為諸侯之邦也且移民通財非王者

之事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未嘗言移民通財也

大司徒下大夫云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是移民

通財所以待諸侯也此云令移民通財而繼之於若邦凶

荒之後是邦又為諸侯之邦也然則邦國字無定說

六五九

周禮訂義卷六十

六

通志堂

凡以財獄訟者正之以傅別約劑

易氏曰傅謂地傅以為之保別謂判書以為之合約謂書其期約者劑為之要書者○鄭鏗曰因爭財而有獄訟必以傅別約劑正之小宰八成所謂聽稱責與賣買者是也稱責之財則傅之以約束別而為兩人執其一買賣之財則立為限約而有劑券以身執故以財致訟者操此以為決則加之以刑無愧矣○王氏曰民知無傅別約劑之不可治皆無敢抄簡於其始訟之所由省也○林椅曰當其稱責已有傅別是制治於未亂

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為之尸

鄭鏗曰勝國為吾所勝也則無主後矣然實我用兵以勝之如周之勝商不廢亳社以湯之故不絕祀是以祭之○陳君舉曰忌子卯之樂保垂和之器皆警戒之意存夏社與此同意○易氏曰郊特牲曰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又曰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喪

六百五

周禮訂義卷六十

七

通志堂

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亳社北牖使陰明也言亳社則勝國之社也亳社以陰為主而刑乃陰之類媒氏以男女之陰訟而聽於勝國之社類也此祭勝國之社而刑官為之尸亦類也○劉執中曰晁駟之詩宗廟社稷七祀皆有尸未聞刑官為之必屋其壇用土師為之尸祭其社稷而成其亡國之妖邪耳○鄭鏗曰為其勝之也本於用甲兵之大刑故使刑官為尸乃所以示戒

王燕出入則前驅而辟

易氏曰自治朝而退居於內謂之燕朝自燕朝而退居於寢謂之燕寢此出入所以謂之燕出入也○賈氏曰謂官社皆是士師前驅而辟則王者燕閑之際蓋無一節之不謹車謂之道車者其意亦可推矣

鄭鏗曰使刑官驅辟則人畏刑而無敢犯○黃氏曰前導理辟皆使刑官自大司寇而下

隨事之尊
卑用之

總論

王氏詳說曰夏官小臣王之燕出入則前驅此王燕出入則前驅而辟蓋成周之時萬乘至尊其爲衛至矣以經考之有前馬有前車有前王有前驅有前王而辟有前驅而辟初不可混爲一說前車者謂車已駕而王未乘之時如齊右掌祭祀會同賓客前齊車王乘則持馬行則陪乘以王乘而繼前車之後非前車爲未乘之時乎前馬者謂車已行而王憑式之時如道右王式則下前馬王下則以蓋從以王下而繼於王式之後非前馬爲已行之時乎前王者謂王之在廟而步行之時也大司寇若禋祀五帝及納亨前王以前王而繼於納亨之後非前王爲在廟步行之時乎前驅者謂車之或行或趨之時大僕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小臣王之燕出入則前驅以前驅而繼於王出入之後非或行或趨之時乎然前王一也有前王而辟者有前王而不辟者前驅一也有前驅而辟者有前驅而不辟者大司寇尊矣故前王而不辟前王而辟其小司寇歟然大司寇前王於納亨小司寇前王於大賓客抑亦宗廟之中無有辟止行人之理也大僕掌正王之服位於王出入則前驅小臣掌正王之燕服位故燕出入則前驅皆前驅而不辟也士師以刑官之考不避者刑之此所以前驅而辟與小司寇之辟不避者刑之則同但小司寇前王而士師前驅耳若夫辟之之外又有蹕焉見於經者又皆可攷天官宮正凡邦之事蹕夏官隸僕掌蹕宮中之事大司寇凡邦之大事使其屬蹕小司寇凡國之大事使其屬蹕士師諸侯爲賓則帥其屬而蹕于王宮鄉士各掌其鄉之禁令帥其屬夾道而蹕此又不可不辨也宮正掌王宮故以邦事言隸僕掌五寢故以宮中之事言大司寇掌邦之

三典故以邦之大事言小司寇掌國之五禁故以國之大
事言士師無預於邦國之大事故以諸侯爲賓而蹕於王
官言鄉士掌六鄉王之祭祀軍旅賓客有出入於六鄉者
故以夾道而蹕言然宮正掌王官而言蹕邦之事與士師
蹕於王宮相爲異同者蓋宮正言凡邦之事則王宮之祭
祀等事無所不蹕士師特蹕於諸侯爲賓之時而已曰辟
曰蹕皆以刑官主其事正所以重萬乘之勢也若乃王之
三公六卿大夫出入於鄉遂公邑之間亦有辟禮而無蹕
禮外諸侯入於王國則有辟禮居於客館則有蹕禮鄉士
云三公遂士云六卿縣士云若大夫皆言爲之前驅而辟
是知三公六卿大夫之有辟禮而無蹕禮也訝士云邦有
賓客入於國則爲之前驅而辟野亦如之居館則帥其屬
而爲之蹕是知外諸侯有辟禮而又有蹕禮也然三公六

周禮訂義卷六十

九

通志堂
友棠

六十七
鄉大夫在鄉遂公邑之間則辟在王城之內則否以邦事
則辟非邦事則否諸侯自有其國而且辟於王之國蹕於
客之館在國得用此禮也明矣
祀五帝則沃尸及王盥洎鑊水

鄭鑊曰祀五帝必有尸

李嘉會曰五帝五人帝也五帝亦有尸者尸神主也周公祭太山以大公爲尸祭天亦有尸此說當審

尸之尊如天帝然固無就洗之理其入門也以盤匱盥水
則士師沃之王有獻尸之事必就洗以致潔士師亦沃之
鑊水本小司寇所實士師則洎而增之凡此皆取其明清
於用刑使之沃使之洎也洎猶暨暨及也故有增之之義
鄭康成曰洎謂增其沃汁王氏曰沃尸及王盥所以致潔除污穢

○王昭禹曰小司寇實鑊水士師
續司寇之事而終之也○賈氏曰此直言祀五帝沃尸及
王盥其餘冬至夏至及祭先王先公所沃盥小祝則沃尸
盥小臣沃王盥也鬱人凡裸事沃盥惟在宗廟爲裸時

凡刳音珥而志珥則奉犬牲

鄭鏐曰刳珥二事總謂釁禮羊人及肆師皆作刳珥謂割割也以釁成廟之禮雍人舉羊升屋自中屋南面割羊血流於前乃降刳字與刳同義用犬為牲大小祭祀以司寇奉之士師則奉於所釁之時珥當為弼與小祝彌裁兵之意同注謂珥當為蚬用牲毛者曰刳羽者曰蚬不知此奉犬牲犬豈有羽哉愚案詳見肆師

諸侯為賓則帥其屬而蹕于王宮大喪亦如之

鄭鏐曰或謂諸侯為賓行燕享然也蹕王宮何耶蓋饗在廟燕在寢帥屬蹕王宮則在寢時也○易氏曰帥其屬而蹕王宮所以肅朝廷之儀○李嘉會曰大喪有廬舍之居亦當蹕宮以備非常

王昭禹曰大司寇小司寇言使帥其屬非必親帥之也士

五百六周禮訂義卷六十

師言帥其屬則親蹕矣大司寇蹕邦事小司寇蹕國事故士師蹕王宮而已

大師帥其屬而禁逆軍旅者與犯師禁者而戮之

鄭鏐曰王師所過而敢有沮遏或所須而有不從令者軍中之禁而輒敢干犯則不循軍法之人也安可不戮耶晉魏絳將與狄人戰于太原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則斬之雞澤之盟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正謂是也○易氏曰帥其屬而行其戮所以正軍旅之法凡此皆以刑官之士師任其職重其事也

歲終則令正要會

鄭鏐曰今刑官之屬爾○易氏曰小司寇於正歲命其屬入會乃致事者入此歲終所正之要會也鄭康成曰定計簿

正歲帥其屬而憲禁令于國及郊野

鄭康成曰去國百里曰郊郊外謂之野○鄭鍔曰小司寇所宣布者及四方之遠士師憲其近也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六十

後學 成德 校訂

卷

周禮訂義卷六十

十一

通志堂
方爾英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六十

禮記卷第六十
鄭康成曰去國百里曰郊郊外謂之野○鄭鍔曰小司寇所宣布者及四方之遠士師憲其近也

